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

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

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

許許未嘗滅許叔子乎死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

道者逆天理故不書春秋有兩處如此皆言

其無天理也

周休問哀公問社於室義之事曰社字本是土字文誤

也宰我不合道使民
也宰我不合道使民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誠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誠

齊景公有馬千駟
齊景公有馬千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

堂下又問唯不勝下
堂下又問唯不勝下

勝者也

思叔問苟或如何曰或
思叔問苟或如何曰或

其有三佐才曰不且
其有三佐才曰不且

徒如何曰此可為漢
徒如何曰此可為漢

王佐才如何曰仲舒
王佐才如何曰仲舒

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

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將便成之為婦罪其君

喪而取也春秋微頭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

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

及宣元年逆文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文

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文却在四年聖人欲

顯其君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

言雖至四年乃逆女其實與從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魯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如

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樊遲退令果然否曰觀家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

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三聖人為之臣尚幾

不能保全滕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

示王弼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以數考之固然觀對堯

言衆則曰食四岳則曰岳亦可曰九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之罪即執之是也

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

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

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且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隨心見耳所以能隱

見者為能也仲爾非謂龍凡小物其且有能屈伸者

問書豎如何曰豈廟而書亦有不緣豎豈廟而書者又問

還復曰豈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迥又問隱皆不書

豈豈豈廟之禮不行

先注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群雀集

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類是久乃集蓋人有

意在兩若負粟者適遺下則復集而食矣

問禘於六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于齊致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而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禘曰禘合祭也諸侯亦祭禘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禴祭諸廟也

問禘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禘也所禘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禘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禘只禘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禘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以宗取之無可禘之理

問孀婦於理然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

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
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
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出於天下既定皆召歸京
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蓄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
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者數萬又嘗賜宴酒酣
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
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
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

效此昔英雄樹臣之例

宣仁山陵時會呂公著曰
凡四方有警言百姓其
中事耶雖是與事而
三五千人持何自出
太祖初有天下士爭入
不賜七卒三

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
不知先世口相公豈不見景德
以至及人豈有限之矣忽損
無要知其類是出於民可也
計其月二百緡及如以無錢久

乃曰好言
今因以爲
年後可
不數十年

可證

思叔問三子言善道一子為善則不待推

霍光廢言也其始為一子善則不令立之又被見是

武帝強推善道不立也又見漢書立太甲不

同也其尹亦不立也其善道之病三年當特錫

既崩太甲未立而三年之內方二歲而三年四歲故須

立太甲也太甲之善道之病三年當特錫

立也史記以並字之善道之言湯崩六年之

後太甲方立不立也其善道之病三年當特錫

亦曾說與他德業之言善道之言湯崩六年之

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
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
祖桐宮居夏三年終能思舊伊尹以服冕奉鬯王可
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而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

曰此言坐位也祭禮禮之也招穆之位太祖面東

左昭右穆自內及外皆以左為尊范文

甫問禮禮得廣武君使東向也而西面而事之是否

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妻以善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三公子

能主其事以夫人三也。必書公與夫人如齊。六書與而一不書及。即有言三言以則三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一顯乘桴浮于海。居夷處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吾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打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太書如何。曰太書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言及肆赦者言管則肆之書。是自作之罪也。火則赦之火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言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其意亦有時往時陳許雖動矣。今陳許最近畿亦不

開動。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後民望者是也。

據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

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
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
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未燕死預凶事
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臨公之妻
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惟凡人為
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
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
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
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如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用官司曰盟者曰
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
也但春秋時信義已亡日以盟詞為事上下無所
之命亦秋也也唯背命之事稍為近之故然齊
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紀一字也必且又三人同
盟若不是就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之是公女
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取女仇女故

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滕陳人之子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滕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止是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遇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左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祭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曰自是最詳何也曰與伯姬故詳錄之音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守節死為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或人年二十許年三十許來滕首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滕之禮無謂也

又問漢傳漢書說史異如何曰曰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言曰聖人受命天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足道者亦有異也

二程全書第二十六 遺書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遠道則曰不遠道然卒遠道語君子曰
不遠道則曰不遠道終不肯遠道譬如牲牢之味君
子曾嘗之說與君子遠道愛說與小人小人非
不道好只是無增善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
人非不知終不肯善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志廢助長於文義
上也但有善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厭而致之使自廢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水澤之潤也。然則頌然後為得也。此數句慈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造。其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
閔子侍側。聞政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不得聖人。屢意生知。得子樂聞問。行行侃
侃。亦是門人等語。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皆是善處聖人語。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
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
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或末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
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
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
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
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
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頭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
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總忠便是
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
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特便是仁也

螟螣蠖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肯之又况人與
聖人同類者大抵類是白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則
聖人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

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
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賒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
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
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
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
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傳
說真箇有傳說在傳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

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
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徵律不可謂之命曰雖不
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
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
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
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
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

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走
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
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其當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
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
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却不問義理也孔子
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齊公能從其請孔子
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

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興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李

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自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而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為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黃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為太

遠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置期日而已。臣即陳期日之有成之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者。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曰：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其民甚則身祗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考子慈，亦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為美謚，何似休因問禁，却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禁紂。

王天下有三，三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節，大亦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未思君子和而不怨，某思之數日，便覺曾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節，願留叢聽。今有人焉，又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元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元者，此亦豈知為族元者？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元，其人

也彼之子公之族某人也既而憐然相從無有二
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
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
曰此乃善論也

先生教某思以孝弟為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
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
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
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
未始有重乎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誘於外事
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

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蓋謂修為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
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
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
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
先從愛物上推要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
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
不愛物若夫愛物之心推而視親却是墨子也因問
舜與曾子

信却有義
其背曾子
人用力教
子聞而怒
事後父母
曰此只是
也

問先生曰盡其
父母血氣以
者則能敬其
身則不敬父
母其斯之謂
歟曰今士大
夫受職於君

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
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
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
不能勝也

二程全書第二十六

二程全書第二十七

遺書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

作樂章欲歌一作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

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閔雖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三石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無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閔閔雖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主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

備六義者

有數義者一本章句云能言亂絲者可以始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者詩可見

詩六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

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私欲則天理明矣

大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善商歷已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目
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
樂所以事君

五年須服也
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
謂也此四句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一
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
中日光之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
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庾公之斯也
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
在此舉知殺之可也合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
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
專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
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為情動為
心其學為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舉論生之
謂性止謂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
人言天性未幾天性則息矣言天賦性生來如此此
謂所稟受也是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
理也

天下言性則改而已者言性信雖其元本雖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之命以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
察也孟子言實感之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三
外為二歲許在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
質初不立也言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
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
伊尹不自為也創制兩說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
非權教之言其初定禮法也立者非其人則創氏必
為曹氏者烈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教

知其下愚不為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
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亦三之委寄諫
不用去之可也故廢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或敗
為之疑也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

一 梁書

有六必顯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三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知天地之無私心焉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
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蓋劉璋之子恭特為書公

所并取而與創之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行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妻幾幾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使一軍耳與自高地來可勝先主言自營五丈原非非此地不可據矣維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遊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善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矢之也荀爽自度其初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知不足而致國

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辭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人槩然矣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甯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莫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

建言選官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畫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

則為偽矣易無妄曰上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

故也其大畧如何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一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雁

二程全書第二十七

二程全書第二十八 遺書三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本 明氏生云暢上句疑其間非先上句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
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不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
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
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
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
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下達道之始欲思格物則
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格物之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

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以下皆窮其意之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

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鑿我也固

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三輕雞犬故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

愛且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忍輕重之分也

顏淵笑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
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
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
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
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
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
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
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

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

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

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歟合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

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

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

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

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考其所當
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
性善性之本一明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
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
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
折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善禮智信以

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
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出於其性也是
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
學歟其亦未証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入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八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廿六而動靜起
居隨善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六於目前數
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一矣噫人之
自小者亦可哀也凡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
何能為聖人是不自證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周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一立不誠不

行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巳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
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田公之勲業
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
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
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

目則欲色耳則欲聲口則欲味體則
欲安此皆有以使之
矣學莫貴於思惟思
道也

好勝者戒理肆欲者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皆時也未嘗不合也故曰聖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言寂然不動者也故

曰天下之六經之中也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

遂通者也其曰六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而不求於外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
也者使人求於本而不求於末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
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也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相如太史遷之才而君子弗學也以其所謂學者
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
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
人乎抑無異乎昔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
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
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
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
好惡以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
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
所見者以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言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菜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其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以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

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之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真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
治而明矣夫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
所以用心之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
所以未得者向向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
平其心口勿甘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犬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
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
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
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畜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

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
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
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
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言仲弓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而不欲勿施於人夫
君子能知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
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禮記陰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

不知及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亦易也氣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口

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

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教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

然也

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

道也

理也

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

能通於此而已

有功

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

之而不以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

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

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焉所以為聖人也

不能問不能以多問寡

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

日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

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

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

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

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

所以慶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

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

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其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

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

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是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惑也其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已

如荀子之說也端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以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書罪責之書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終不辜寧失之疑真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善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必日遠未有不進而只退者唯聖人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信下之道莫如敬

中庸之書學書之至也而不可不讀也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不可不學也其所不聞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也

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也惡也

惡則為惡人荀子得聖人

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

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

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

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

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學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

而行之而民不勞放肉刑

而用之而民不怨然善

迹也迹也者聖人之德

夫人幼而學之將終身

不能成其學成其學

使人有道不疑也

化其心使夫人心善

雖疑不足以內損人怨外

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美
能為君子者也
而未有冬疑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一曰二曰三
為大義者宜也
人之老幼吾幼以是之之
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君子修
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
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

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為
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
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
通按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
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
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曰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特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程全書第二十九

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叙述

并叙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奇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

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餉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

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說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

流俗後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

成德出處孔孟後容不勉踰冠應言京師聲望藹然老

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

鄆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嘗禁宮大臣待先生莫不盡

禮為令晉城其俗外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會禮具象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或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集無為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最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近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終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據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

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活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屬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崇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後容親廷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位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

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而附會之說先布

都下且其人素識劉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

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言言先生新法

之初傑作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認我邪復以便親

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

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

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

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

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

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受闕榛穢開示本原

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

希傑作能傑作造其藩闕傑作者蓋集無鮮况堂奧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正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立之後先生三十年未有見其有忿厲之容接人

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疑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

獎勞惟恐其不為人有不有又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

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化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

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

復萌于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寡儉居洛城先

生以祿養族大食衣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

幼孤寡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
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
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後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
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各得
輸其情集有又問御史曰正己以集無格物雖愚不肯
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集作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
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
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開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
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
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羨思不行利澤

不施情哉立之家

集無家字

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

有奇操

集無此字

與先生情誼好九密先人早世立之方

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

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

集無此字

立之

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景

集無此字

詳先生終繫官朔陞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

訃悲號摧裂肝膈

集無此字

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

聞至於

集作乎

委曲纖細

集無此字

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

而人有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

知以備採接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
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遺之之言信
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如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
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
載持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
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
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
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
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
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

于兄弟則誠悌有裕信於朋友則文要不忘修身慎行
則不愧於集無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集無赤子非得
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
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
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
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
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
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
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
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受道集有以斯道覺斯民而

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
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
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
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
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
集有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
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

為澶州幕官厥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
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
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
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為一郡又如何哉使
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
故祿仕於堯庫以_為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
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不融而_謙無必合_螺作手規矩
準繩蓋真知天之流真憲劉述之徒不足道也若實別
都乃士人之_居數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_皆疑解惑問
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

義行李之往 未過洛者旬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
實而歸莫不 心醉歎服而誠服於是先生身蓋退位益
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
集無文事之 制者存言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嘗以為門
比字 下侍郎用已公嘗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
召執政日須 其來行大禮用之計至京師請公人人
歎嗟為朝廷 惜二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吊
以為哲人云 止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
十有七年今 本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
方大講求政 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

時知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
上極堯舜三 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
上下與天地 同流其化之如時兩者先生固已默而識
之至於興造 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
無所不講皆 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
邊鄙防戎城 寨斥埃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
文法簿書又 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
所有不試其 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
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

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
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
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達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
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而思之不忘先生嘗
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
老求為閒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年與弟伊川先生講
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
則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役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
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辭析為技詞要其用在已而
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

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
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十有
餘歲拜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
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
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
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
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
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
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
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善矣矣醉復曰言謹
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
冠明誠天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
提騎卒數萬可橫一甸奴視刑是為易與耳故從之游
者多能道遺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重其
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
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遠也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
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確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
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他如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

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石曰雖復多
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有與之言曰先生謂之
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大人善其所習自謂至是必欲
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一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
或幾乎熄矣趣今之特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
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
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心之多與浴人並推其所自先
生發之也擢為御史奉香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
經術事常辨早而成於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
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心慮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

動顏會同天節宮中... 朝又顧謂執政或之執曰官嬪實為非上言也當何
傷先生曰作違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
政辭逐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為
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
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
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
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富二百
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請既而奴持物
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元之者

信慕事之者草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
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
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
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不
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
夫或怖萬夫兢起衆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
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猶肅整如
常初至鄆有監酒執者以賄搯聞然怯力文身自號能
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
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景自出官錢新三

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敢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死而嫡孫去其承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夜之至乎遂為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為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覆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又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

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涕理願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妾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悵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華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六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

奇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
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默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
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
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
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生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
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
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
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

固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苦不可行且端爭衛猶不與
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
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
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
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
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
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後容不迫然誠心
懇惻弟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特之
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言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言

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為天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
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
學不卒得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
容者猶可道也其獨知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
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
好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
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墓表 見伊川先生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伊川於
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

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宗廟八錄 宗律 二年年十八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 一生靈為念熟世俗之論

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 而學不輟間游太學將海

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

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 屢以學職 見文 呂希哲原

明與先生鄰齋者以師禮事 而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

日益衆 見呂氏 舉進士 嘉祐 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思 與族人 見善錄 治平 熙寧

間近 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 不願仕也 見文集 又按 呂

判太學命衆博士 却先生 居 教請為太學正 先生 國
辭公即命駕過之又 記 平三年九月公知 蔡州 將

光隱德之士皆稱相
招而只初廷出矣
除宣德郎
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

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
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

命王巖中奏云一曰伏聞聖恩特
命郎是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

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青以爲
見之試以一言問之國之要

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
天下之義理者必有益言以

命之願然非爲願也然成陛下
命之以則願也而無愧陛下

間兩得於是召對太皇太后而
之矣喻將以爲崇政殿說書

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當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

侍官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

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

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

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通失得以隨事規諫其

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

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
知不可用願聽其辭

三道見文宗又按劉忠肅公文
吾尊未披命而先論事爲非

之既其義
回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升崇政殿說書

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講先生奏言輔導

必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

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親文
月差同孫覺顧臨及

國子監長式看詳國子監

先生所定大槩以

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

之學殊非教養之道請

設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解額以去利誘省

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

四直待賓吏師齋立觀

免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元帝錄云禮部尚書以

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

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

要使建

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

聖德今間日一講

粹數行為益既少又自

四月罷講直至中秋

不接儒臣

始非古人旦夕承弼之

意謂俟初秋即令

官輪日入

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

家十一二歲子弟一

人侍上習

業且以適莫迫隘暑

恐於上體非宜而講

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

悅憚請自今一月

講於崇政

殿然後宰臣史官入

侍餘日講於延和殿

則後楹毒

而太皇太后時一臨

之不惟省察主上進

業其於后德

未必無補且使講官

欲有所言易以上達

所繫尤大又

講讀官例兼它職請

亦罷之使得積誠意

以感上心皆

不報八月差兼判登

閣鼓院先生引前說

且言入談道

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

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最優其祿今兼數局

使之類夷甫一功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

使兼他職則因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

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有

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

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上疏論延和講讀乘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庶前問上

進學次第又奏適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

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百修長適

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適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

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適英而講官立侍

蓋後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

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

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

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而其為說常於

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

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

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宗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

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

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

說而哲宗亦常首嘗之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

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
 就醫官問起居見語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特文潞公
 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
 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
 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
 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脚嘗聞上在宮中起行儀
 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
 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一日
 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
 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水脚所編劉諫語錄

此所講書有容山下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死
 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
 而論心生爾此皆逆習望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脚特神宗之喪永除而百官以
 冬至表賀先生言鄭序慶遠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
 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
 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
 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極更亦弗致既
 而諸公知之俾工部持給焉又不為妻衣色封或問之

先生曰其述... 草菜三辭不獲而後受命 今日乃為妻

家封乎親... 經楚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

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先生講說退相

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 先生講說退相

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 盛而先生亦

以天下自任論議優遊無所... 朝之士有以

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 諛諂王公

年錄呂申公家傳又先生之... 序又按蘇

待御文呂時言明堂降敵... 賀訖而

真司馬先是時程嬰言曰... 於是日

敵了却却往吊喪坐客有... 於是日

即不言取則不哭今已賀... 於是日

好佛也子瞻令曰肉食曰... 禮居喪

之食素秦黃華又肉又... 曰為劉

華食素秦黃華又肉又... 曰為劉

會皆用肉食矣... 枯初崇

非是議為素食... 枯初崇

吳蕭饌內翰蘇... 晴因以

侯輩御之遂立... 晴因以

川公為相凡事... 又曰必

門止及不齊也... 又按劉

黨蓋不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

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

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

軾在翰林亦有之者有洛黨蜀黨之論一黨道不
 同五相非發顯元為蜀黨所擯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
 中入其說故顯不肯靖無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
 道集文而監獄御史董欽逸奏以為有怨望輕疎語五
 月改授管勾崇福宣觀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
 宗初親政申秘明西臨之命先生再辭不就集見文紹聖
 間以黨論放歸四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觀實門
 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自往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怨之
 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
 既知天馬用元臧氏錄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
 之三年正月數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

便居住即見曲 還洛記善錄云先生自涪州十月復

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

為善嘗計既而供職門人并悔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

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任

蓋已矣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

高家私語云此除 走中書國二年五月赴所復官

依舊自致仕前此未嘗有 依舊致仕疑山字宣二年

四月言者論其本因 幾黑論言何官雖嘗明正罪罰而

叙復過優已足所應 言未入後著言并毀一切政於是

有旨遣毀出口以來文字其書者書今監司前是案

有旨遣毀出口以來文字其書者書今監司前是案

說爾身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旨無此事衣雖細素冠
襟必整舍雖簡後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遺
以家事自任悉心營辦細事必親聽給內外親族八十
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不能謝良佐曰
伊川才大以之則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焦矣或曰
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
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
論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謂之日此乃國家之鑄子不
也則利交實省私鑄者衆費多則出盜鑄者息民不敢盜
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鑄鹽之直
者伊川曰價則則易易人入得食無積而相薦伊川
入必倍矣增價則及是已而果然可馬公照相薦伊川
而起之相川曰將系人矣使朝富當國時吾儕可以
行矣汝司馬公大變熙豐後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
詩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則而數年紛
論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見其梗槩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死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

義以為虛也故先生端臨一獨行斯世於此而眾乃以為
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孝也立
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違禮者以為不可為也吾先生
曾何有意心與道合道雖泯然無際無然可以繫羈乎
自亮者知其難也不立言以為言乎知言者識其要也
德猶如毛主猶有倫無義焉矣夫何可親焉乎先生之
道不可得而名也得而名者反以為病乎此
心終不得而形也蓋泰以無言以為高乎日月以為明
也春風以為和方嚴霜以為清也昔諸儒各行其志
或得于數或觀于禮學者有趨之者世濟其美獨吾先

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與乃已自暴之見乎辨其
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其遠天地其容或考父母其生
之君親其臨我考夫子其成之效報之心何日忘之先
生有言一本上音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
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
而今而後將等室於伊維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
生也善字嗚呼夫子沒而無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
一本上有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
二二子字解無此疑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
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志不待物而

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微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
情淒風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
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
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
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
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
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膏布

趙君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
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
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之門人如
揚時劉安節許景衡馬適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
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
闕有仲弁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

門人人傳為耳納口出而以為威乎自是服儒冠者以
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紛紛
深加詆訾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後而乃上
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
無非中庸非有其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
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
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
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

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言資口
耳取世資而有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
蹈中庸師孔孟而奮然不得從顯之學是入室而不由
戶也不亦誤乎夫顯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是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入用於諸
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
言恠語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顯之行其行已接物則
忠誠動於州里其子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
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
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

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
之餓夫魯國之黜西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
程顥及弟頤關中云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
當世會王安石當此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
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
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
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善跡銘
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
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

尊德樂義之意以詔館閣彙集西人之遺書委官校正
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
小補之哉

